

馬邑縣志序

馬邑吾晉古名郡也縣治始於秦地據北方形要兩漢以來雖易名移治分置復舊史不絕書未有不視爲雁門藩衛雲中脣齒卽如顧景范所謂屹然北峙爲全晉之鉅防也而地方疆域沿革及古蹟險要人物風俗物產應有記載之書固矣自元及清五百有餘年始聞裁併其間志乘未付決如又彰彰矣洎乎晚清專治惡燄愈演愈激地方興革要政馬邑以鄉之名義不克自專種種受人支配動涉牽掣無異周末之附傭小邦東西各國之保護屬土官民俯首聽從坐視成敗無可如何其情殊可傷也辛亥起義共和告成越二年而馬邑地方紳民趁此言論自由以改鄉歸縣請於中央冀地方要政煥然維新是邑人所願也馬邑於中國猶太倉梯米抑馬邑治卽中國之一部分治也旣而中央果允所請矣紳民苦心孤詣慘澹經營卒如願以償矣於是地方財力所及人力所至汲汲於自治教育不及三年而自治已樹其基學校驟增其數人民望治者久之孰意縣治不久復廢人力囿於壓迫不復任其所之財力被其限制反成不資之况譬之治田力不瞻或惰其力者田園荒蕪未有力瞻而不能自恃其力致田

馬邑縣志
園荒蕪者馬邑之廢縣歸鄉有如斯也惟願後起有人思復縣之意踵其跡而成之勿使後人而復思後人實邑人將來之幸也馬邑固有縣志此次恢復縣治時雖未幾而事不可沒姑志之以待來者

中華民國七年清師範科舉人中書中書銜現充模範小學校主講兼農業專門學校教員

河津景珊劉清泰

序

邑之有志尤國之有史所以彰善癉惡勵前啟後以樹風聲也吾邑自裁縣後學宮凌夷士風日降邑志卽有無形消滅之憂雖吾先君壽山公有重修之舉惜未竟其功迨民國告成馬邑分治誠千載一時之際遇也然邑志殘缺重修實不容緩欲將此志質諸同學諸公共襄其志以繼將絕之功以竟先君之志又值閩邑士紳咸來雅囑余不揣愚

昧毅然獨任以爲今之修續之補之無所謂纂與編所難者舊志修於前清康熙迄今而治亂興衰又增二百年矣雍正乾隆間官斯土者無姓字之留則其事之遺亡失傳

者不知凡幾縣既裁社已屋矣又何論乎文獻今雖儘力蒐羅難稽什一於千百夫官師人物藝文固以表麗山川增輝下邑有則爲重而當書無則因方而從決有長必錄所以存其地存其事存其人也至沿革山川古蹟舊志文簡而該詞質而核今於太簡太質之中徵以事實有一事一物一名必載其源流綜其始終尋其顛末蓋惟生長斯地者乃能攷據詳明言以信而有徵知山河風景無今昔之殊城郭人民有盛衰之異粵稽元魏肇其雄踞是邑其建置廢興尤足多者且竄山鍾秀桑乾效靈人物之生不必衡以上下千古由明及清而論列忠節者有人列事功者有人列文行者有人掇巍科位躋卿貳蔚蔚彬彬于蒸蒸日盛裁縣後百年來寂無聞焉吾深幸邑之有官掌司教化能造士能作人也顧或者曰縣併州州豈無賢父母乎孰知裁縣爲鄉我以鄉人自居人即以鄉人待我親近薰炙得月者先在近水樓台民國紀元縣治恢復知事陳公廷璋下車後即以除暴安良爲宗旨牛公凌霄常以興利除弊爲先務若王若郝若陳亦皆政簡刑清吾邑大有起色雖當人才凋謝物力消耗風俗頹敗之餘挈其妥而振新之披輿圖功思保障鑑人物動思規箴按風俗化贍有極政與時爲變通教因化

而大行矣余自壬子以至甲寅訓蒙之暇輟爲鈔胥自愧枵腹藏事才學識一無所長志官師攢撫史冊志人物收錄者善或妄加品評信筆粧染沿革雖詳古蹟亦夥或疑指鹿而爲馬山川有評藝文有辯自信狗尾之續貂買怨叢謗必至之情新修者或不如仍舊幾欲付之煨燼又以勞心者業歷年所年近七旬合不成而功弛繼述梓而存之以俟後之博雅高明大加筆削爲一邑之信史吾先君壽山之志有成余小子差堪告慰也是爲序

民國四年正月八日清恩貢生邑人冠英霍殿鼐沐鞠躬撰

總理

署理馬邑縣知事靈邱陳廷章

鑒定

清師範科舉人河津劉清漳

承修紳士

清恩貢生霍殿鼐

校訂士紳

清

歲

貢

生

句

明

德

師

範

科

畢

業

生

李

體

元

清

廩

生

盧

表

參閱紳士

大

學

堂

畢

業

舉

人

徐

東

源

前

清

拔

貢

生

段

連

璧

前

清

府

學

歲

貢

生

元

爾

殿

大

學

堂

畢

業

優

貢

生

張

繼

業

中

校對紳士

學

堂

畢

業

生

郝

秉

鈞

校對紳士

中

學

堂

畢

業

生

郝

秉

鈞

正字紳士	師	高	中	中	畢	附	前		前	前	前	前
	範	等	學	學				採輯紳士				
	學	學					清		清	清	清	清
	堂	堂	堂	堂	業							
	畢	畢	畢	畢			附		附	廩	附	廩
	業	業	業	業								
	生	生	生	生	生	生	生		生	生	生	生
	金	張	陳	徐	徐	田	焦		霍	賈	白	張
	弼	觀	品	裕	東		入		鎮	明	鳳	
	國	成	題	仁	郊	菽	聽		南	德	章	維

前	前	前	前	中	舊序
清	清	清	清	學	
增	增	增	增	堂	
生	生	生	生	畢	
符	張	員	員	業	
標	履	霍	霍	生	
	中	毓	毓	生	
		瑞	瑞	金	
				立	
				國	

夫志記也然不曰記而曰志者蓋記以記實迹誌以志永久也故一邑典籍惟志爲重而守土規畫修志爲先乃今三晉之志全備者固多而缺畧者亦不少甚有缺二三十年五六十者且有無志者噫可嘆哉值茲文明盛際教化隆治國有史館野有掌故非如繩契以前渺忽亡紀又非如獲麟以後筆削遂絕也何以漫無策勒竟令徒跡湮沒而不傳乎馬邑前令王君一鳴草創未就趙君承芳欲紹厥事亦未竟其功自王君日新毅然任之而纂修始成迄於今又經一紀矣其間人才之盛衰風俗之美惡民物之息耗與夫興革利病政治得失不無與時變更者倘遺而不叙將何以備紀考而稱完錄也然邇年來災歉頻仍糴糶逋負弊蠹紛麻而人心成玩號爲難治方余左遷之

始惟旦夕冰兢以不克勝任贖前愆是懼即欲存事於補綴未能也今茲負者以完怠者稍振而他務亦頗次第舉行方擬編修原志而巡撫山西都臺李公會同巡按山西直指康公移檄通省郡縣令各采輯刪定以成一方文獻余卽踴躍奉行因延請宿學博綜王君繼文崔君鈿孝廉霍君鎮邑庠生霍子鏘王君道純霍子鉦霍子鑛李子如榛吳子應舉徐子三變元子體震若而人者蒐羅正各效其長近事未載者增入舊蹟散佚者考訂余亦以已意時加品藻故不諛旬而成帙以付剞劂氏而鏡往詔來庶垂永久卽以是呈之當路者將未及面陳而俗已貢未及躬曆而風已觀舉一邑之事實昭然在目矣倘令茲土者撫輿圖則期保障之功鑑人品則動法戒之念按風俗則思移易之方而綜理民物導利剔蠹俾守不墜而無玷官箴其於斯志也或無負己是又所望於同志者

明萬歷三十六年歲在戊申季月文林郎知馬邑縣事東萊芙蓉宋子質拜手書

舊序

邑必有志者紀其實也誌必重刻者通其變也蓋國家採風貢俗程物此事惟志是據

變而通之存乎其人前者有作後者繼焉所從來矣第其事欲核核則信詞欲直直則公非公且信總之于志無當已馬邑在古爲寰州前時志未有作者作之目邑進士武公文始歲月既久闕失漸多曩邑侯寧海王君曾董弟子員校讐而壽之梓已彬彬稱完錄矣迨自萬曆乙未而後迄今又一紀有餘其山川疆理之跡物產土俗之宜卽今昔不殊而氣化之災祥民生之利病宮建之鉛華與夫循吏之政科貢之名不無與時運相爲盛衰而變遷者倘闕逸靡紀後將何述歲乙巳邑侯宋君以齊魯之英奉命而來下車後卽詢邑志咨故實閱人文輒慨然欲重修之顧以爲政未遑也越今已三載課績矣諸凡利者興弊者剔訟者平賦者均載在士民所爲實政錄中者若陽之善垣圓中規方中矩匠之善木曲中鉤直應繩於治可稱有成矣會戊申夏承當路者檄俾重刻邑志遂屬諸士而告之曰若生于斯長于斯其耳目之所親記罔不詳悉間有所宜增減者當與衆商確以成信史不然而傳者安于習述者狃于聲是土羹也志之核焉用文之諸生日唯唯退而謀諸野得之耆舊濟以傳聞事有該于原本者則因之而不革事有未經紀載者則益之而不泥視曩者所志尤加詳焉余唯普乘甲天下使

經聖筆當與春秋等馬邑雖其一隅乎得俟之修而志愈重且使後之君子繼此而興者得有所考則斯志也其永光晉乘哉余因嘉侯造馬邑之意甚盛而又樂侯之有成也因僭而序之用垂不朽云

明萬曆戊申季秋之吉邑治下舉人晚生霍鎮頓首拜

馬邑鄉志

舊序

康熙庚辰之夏余奉簡命來令馬邑邑古實州地也其形勝爲雲中肘腋漢魏以來唐宋而後代有豪俊爰及國朝亦復不少謇諤特行之士余昔流覽篇什記誦傳言久矣聞其畧而未晰其詳茲取舊志閱之噫異矣百里之邑猶古百里之國也邑有志猶夫國有史也史所載政治興革品物藏否與夫言德立言之要罔不按年具悉郡邑有志亦如之何至是邑之志而顧約畧草率荒鄙無文將何以稽古鑒今耶詢其故或舊典尙存而無端刪削或新緒現在而莫爲補錄倘遲之又久不幾將古今之功列章程盡皆湮沒無傳乎用是召諸父老揖諸紳士謀所以修輯之訪其人咸推邑士現任長子

廣文霍君諱燦字震生者故銀臺韵衡公之曾孫中翰韞齋先生之冢子也聞見博洽考訂精詳克當是舉敬修尺一以請蒐擷者越二年於茲矣壬午之秋震生以應試入省暫假歸里隨出行笥所携以示余曰是集也承父臺命不敢不勉而先大人平生未了之志卒以遺之小子小子殫數年心力幸得成書余受而卒讀見其分門別類列款標目彷彿之古史庶幾近之所誌與圖則歷代之廢興可攷焉所誌賦役則先後之因革可稽焉若官師若人物若藝文其間賢否之異盛衰之殊得失之辨可鑑焉文獻足徵較之舊編秩然可觀余以告通邑人士曰志者邑之公器也務期不吝參閱而實哀之無諱無偏各抒所見衆曰唯唯歲終告成遂授剡使繼此而有修明之令茲士一者補遺增闕後之視今不異今之視昔是余之志也夫是余之志也夫

清康熙四十一年歲次壬午十有二月朔賜進士出身文林郎知馬邑縣事曲梁秦擴撰

舊序

馬邑叢爾地逼處荒徼滿自蕭條久不成百里規模矣然稽之往史自秦漢以來迄于

今不廢中間爲縣爲郡爲賓州固州漢高帝六年韓王信請治馬邑許之豈非以其肘腋雲西襟帶塞北固亦雁門關外憑險扼要之所哉元宋而前莫考有明三百年間啟禎之季無勞問矣其先猶不失爲富庶之區蓋其時以宣大爲重鎮特推督撫大臣節制諸道金戈鐵馬碁布星羅又爲代藩封國天潢繁衍其麗不憶凡兵餉之所供宗祿之所貢率中腹裏而輸邊方食貨充聚負販者不絕於路相傳其時民間麥一斛可易白鏹數兩所以額賦易辦而食箱仍有餘蓄百室盈止職是故也我朝定鼎不第朱氏子孫臣服而中外一統烽燧無警因而歸馬放牛撒邊兵士之八九斯固小民沐浴歌咏之會乎而無如下里僻壤獨苦于粟賤不售嗣罹姜瓖之亂兼頻年水旱之災遂致地蕪丁逃貧困之狀相沿而日甚一日此其前後景象之大相逕庭者有由來矣獨是山川依然城廓如故否泰剝復氣運循環桑田滄海之變何代何地無之而奈何積弛之久百務皆墮生斯土者苦供億之疲而遂懶事乎耕耘官斯地者懼考成之累而每無心於教養曩在國初卯午丑戌之交歌鹿鳴題雁塔者猶與諸名邦相頡頏至今日而弛誦之聲亦寂寂無聞矣豈眞地喪其靈哉仰亦人懈其志使然則邑志之修得毋

出補救之一策歟然而難言也志創於邑先達武公文刊於邑侯王公日新重修於宋公子質屈指而數距今九十有八更無人焉崛起而修之者其始也亦弗免因陋就簡或以壞地編小文獻不足之故其後乃茫無紀載甚又刪削舊章毀棄楮板魚魯豕亥之訛莫可辨証今欲使百年以後之人而纂百年以前之事捕風捉影掛一遍萬微論無以爲訓也某亦何自而爲屬草載筆之據或傳會傳疑失遷固之旨矣先君子林居十年日夕念此不置不意癸亥有地震之變乙巳遭異常之荒惟修城救饑二事苦應焦思血氣衰而精神耗力不復勝鉛槧之勞矣一旦溘然長往臨終檢篋中舊志二冊示小子曰若謹藏之他日必有賢父母來徐圖修舉用酬吾願小子唯唯受命噫嘻前人待之後人後人更待何人此余小子每不禁展卷咨嗟而弗能已於筆墨之役者也自戊寅秋補鐸樂陽携諸行筒課士之暇博求故實追憶遺聞稍涉猶疑者則寄語家人訪諸故老與二三衣冠同志之士必得其梗概然後舉而書之計殫數年心力始得漸次成帙願一己之公斷非一家所敢私幸遇曲梁四知秦候下車一切與民更始起衰扶數布置從容覩舊乘之殘缺荒陋而以纂補之事千里相訂余小子接讀來教乃

手額稱慶曰先君子之所得賢父母者亦既覲止我心則懌矣壬午秋闈之便暫假歸里爰持所編集繕稿請於侯裁定侯披閱一再過目是余之志也夫是余之志也夫急延邑紳士長者參考互訂衆謀僉同卑付剗劂而邊地苦無梓人復議侵於樂陽之冰署棗築工價之費恐非寒氈力所能措侯首倡募衆邑人士之老成好義者莫不樂從而無奈瘠土民貧僅得三十餘金曷克完此一段公案家慈聞之呼小子前曰余夙稔爾父之行於綢繆桑土之計不憚拾掇茲一役也了先人未了之志爾官清苦力弗瞻余當脫簪珥以七十金相佐家弟侄輩感之亦各效綿力於今又三易寒暑厥事始竣厥書始成而余小子適以序及推轉報遷天成教授行有日矣卽當携此簡策籍作雨袖清風歸而遺之國人還之公家而迴念先君子臨終叮囑之言與邑大夫推獎之力嘔心血者七年得就編者五卷則可能不爲一語告厥成功以痛哭古人留贈後人耶嗚呼余小子才疎學淺原不足當史氏之選猶憶戊辰承乏樂陽縣志之役賈謗叢怨何所不有其後事久論定於今十有八年而人無異說直道自存敝邑固凋殘然人情樂善而不阿先曾大父疏豁通糧至二千石先君子補築頽垣數賑饑饉曾有公德於

邑人者故邑人迄今猶尸而祝之小子混跡銅臭潦倒半生倘不及此勉力搜輯將一邑之人文典故聽其與寒煙衰草同消沉於無何有之鄉負桑梓而辱祖父不義亦孝矣此又余小子所由未揭筆而先墮淚者也矧今聖天子文教覃敷治化翔洽一統志之纂應不遺夫山陬海澨秦侯秦宣德意政簡刑清則又彈丸黑子千載一時之際遇也雖不敢潤色鴻猷黼黻太平而考故徵新編次粗備披輿圖而審風土建置之宜核賦役而識盈虛消長之數溯官師而辨法度紀綱之詳覽人物而見忠孝節義之備流連往復循名責實當必有感憤與起慨然於中者問何以培元脉而雷山之風氣復古問何以甦涸惻而俾灤水之滋息不窮問何以礪官方而遣洪濤甘棠之愛問何以砥儒行而垂桑乾鄉曲之名以至徵諸傳記形諸歌咏者莫非此物此志卽云爾或瑕瑜不掩音律欠協亦第取其言有關於邑之景物之興衰邑之財力之登耗邑之召父杜母之經濟邑之學士文人之性情者而採入之總或嫌於少文諒無妨於率質而於中舉要者若節義之表則必準以月旦之定評加以父師之確勘其他歷叙諸人物於累朝則有舊史之可按於近代亦惟彷彿其人之生平志附不朽者謹摻觚而樂從意或

妬美者亦平心而靜聽要之善善長而惡惡短志與史之稍不同者其理其勢振古如斯矣至若御製 聖賢道統之贊欽頒訓飭士子之文煌煌令謨炳耀千古不敢不拜手稽首颺言於篇而聖諭十六條則講約案內秦檄行令通省於修志之時一體編入者再如撫臺噶大中丞之留心教化飭建義學學臺汪少伯之矢志澄清題改分中事並關乎風教惠不遺於斗城例得直書用備太史之採匪曰邀寵妄希上位之援倘謂著意紛飾信筆粧染或指鹿而爲馬或舍沙而射影詎已之長形人之短則有 先師告子路之言可述也曰予所否者 天厭之天厭之

清康熙四十有四年乙酉三月潞安府長子縣儒學教諭今陞天城鎮遠衛儒學教授邑人霍燦震生氏薰沐謹撰併書於學署之敬覽堂中

脩志凡例

一去創藁始於有明弘治時進士邑人武公文嘉靖間邑侯王公一鳴萬曆初年邑侯趙公承芳均有志授梓而未逮萬曆二十三年邑侯王公日新始付剞劂二十六年邑侯宋公子質重脩自此而後由戊申迄今乙酉凡曆年九十有八遺忘失傳之事不知

凡幾雖極力搜輯而掛滿已多第取其聞見之有據者悉登於篇

一家藏舊志二冊宋公子質重修之本雖一切崇尚簡樸而鋼舉目張不失作者之意後之好事者無端刪削止留一冊寥寥數葉而捏作序文冠諸簡端曰重修重脩云噫此誰欺欺天乎細考其故但欲人一請豁荒田未允之詳與一二地丁增損之數意非不善也而不合割裂舊編以致楮板模糊次序舛錯又裁去藝文何以成志今悉從舊本更正共爲五卷宋脩序文二首仍錄梓卷首以備參考誕不訓者則有闕文之例

一諸志體式不一聲本標目曰輿圖建置學校祀典官師選舉人物雜附藝文共九條今按志先輿圖宜也而輿圖所統星野爲重災詳應之山川之延袤城池之沿革壇壝橋樑形勝古蹟風景之所由來總不出輿圖外耳則一以輿圖爲斷建置學校祀典皆是官師之所有事也一以官師爲斷選舉應歸人物之中雜附彙人灾祥之內事以類從義取條貫而賦役二者國課民命攸關舊本附建置而書之故多未詳今獨爲一編其內若村堡舖舍之廢存里甲戶口之消長田賦支解之源流驛地額稅